

樱花译语 | “They”:关于ta们的故事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07-17

译者寄语:

翻译这个题材，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冲击了我的观念。我之前一直以为双性人是一种发育畸形，是一定要手术矫治的。通过接触这个题材，我明白了其实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尊严，可以为自己这样不同于传统二元性别的身體骄傲自豪。他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拥有选择和自由。我们追逐我们的权利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概就是追逐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出我们本应该活出的样子。



"双性人 (性别间人)" 是什么?

双性人 (性别间人) 出生时具有一些特殊的性别特征 (体现在生殖器、腺带和染色体模式上)，而这些性别特征不符合典型的男性或女性身体的二元概念。

“双性人”是一个总括术语，用于描述各种自然的与身体有关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性别间特征在出生时是可见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直到青春期才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些染色体间变异在身体特征上可能根本就不明显。

据专家介绍，0.05%至1.7%的人口出生时具有性别间特征，而这个最大估计值1.7%与红头发的人占人群总比例的估计值接近。

性别间与生物性别特征有关，但我们需把这一点与ta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区分开来。作为一名双性人ta可以是异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无性恋者，并且可能被认定为女性、男性，或者两者皆非。

他们会遇到什么?

由于他们的身体被视为不同，因此，双性儿童和成人往往被污名化，受到多重人权侵犯，包括健康和身体完整权、免受酷刑和虐待权、平等和不歧视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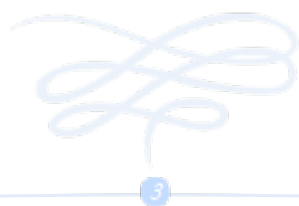
对双性儿童进行不必要的手术，以使其外观符合二元性别观念，这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

这些往往是不可逆的手术，可能造成永久性不孕、疼痛、失禁、丧失性感觉，以及终生的精神痛苦，包括抑郁症。而当事人往往太年轻，无法参与手术决策。

这种手术往往是基于文化和性别规范以及对双性人及其融入社会的歧视性观念。但歧视性态度永远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理由。

遗憾的是，这种观念和社会压力往往反映在医生和双性儿童的父母身上，他们可能会鼓励和/或同意进行这种手术，尽管没有医学上的紧迫性，而且这种手术可能违反人权标准。但由于缺乏关于这种手术的短期和长期后果的信息，以及缺乏与朋辈，包括双性成人及其家人的接触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同意实施这种手术。

许多在儿童时期就接受过这种手术的双性人强调，由于试图抹去他们的双性特征，他们会感到羞耻和耻辱，并遭受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比如而痛苦的大面积疤痕。许多人还认为，他们被迫被归入不适合自己的性别和性别类别。



ta们的叙事与故事



Johnny, 23岁，居住于华盛顿州(可以用任何性别代词指代ta)

我是一个黑人、土著、身材强壮的双性人变性女性——是的，你可以处于所有这些身份的交汇处。认识到其存在并消除那些关于双性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民间谣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瘦弱的、白人或者白种人，尤其是在各种权利运动中，但这根本没有反映我们这个群体的全貌。

我从小就知道我做过手术。我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直到我通过interACT这个宣传小组在网上认识了其他人，我才了解到了“双性人”这个词。

我们就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体没有错。我们的身体打破了传统的性别二元论，但我们的身体是完整的。我们的经历似乎让别人认为我们存在于一个“悲惨世界”中，但我们会在这个不断抹杀我们的社会中茁壮成长，不断奋斗。我必须得告诉自己，我的身体是强大的，它充满了为自由而进行的惊天动地的斗争。我为自己是双性人而感到骄傲，我为自己是双性人并且能够活出真实而完整的自己而感到自豪。



Danielle, 24岁, 来自柏林(被当作女性抚养长大的双性人, 性别认同为女性)

//

我的身体内有XY染色体。14岁时, 我被切除了内睾丸, 从此再没有其他内生殖器官。我被当作女孩抚养长大。幸运的是, 女性这一直是我的性别认同。你可以想象当我青春时期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特征时我的震惊和困惑, 因为这些特征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女性的。我的声音变得低沉, 而这导致我在学校被人欺负, 我从来没有长过腋毛, 我也开始注意到身体的其他变化。我也没有来月经。

我向最亲近的人隐瞒了所有这些差异——自我否认、羞愧和耻辱感蒙蔽了我的判断。回想起来, 我很害怕放弃“正常人”的标签, 害怕别人会用不同的眼光看我。我知道, 一旦我告诉别人,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此处为双关语)向妈妈表达真实情况时, 我已经独自承受了四年的痛苦。就在我告诉她之前, 我让她不要取笑我, 我想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我觉得我的身体很可笑。那时候, 我甚至没有听说过“双性人”这个词, 更不用说见过任何媒体的报道或者任何与同群体的人成为朋友。

我以为发现自己是个不一样的人就意味着世界末日, 但事实证明, 这只是个开始! 在我的自尊自爱和自我接受的过程中, 我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拥抱我的双性人身份给了我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目标, 让我始终如一地坚定了我的信念, 让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虽然过去的10年充满荆棘, 但我可以坦率地说, 我很高兴我生来就是我的样子——我就是我。获得生命中所有最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结果是我变得更有同理心, 更有包容性和韧性。

//



Anick (自我认同为男性), 24岁, 来自英国伦敦

//

秘密地作为一个双性人, 即使是在我只知道医学上的术语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孤立。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到像我这样的身体是健康的, 所以我曾希望自己患有一种不需要那么隐秘的“病”。我的身体处看起来有明显的不同, 我拼命地想掩盖这一点。一想到有人发现, 我就觉得很羞耻。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喜欢的人, 我总是想方设法去换上运动服, 让人看不到。

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讨厌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自己是个怪人。然而, 我认为我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不同寻常, 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 我在我的一生中看起来都很正常。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明白, 我身上有一些东西让医生们觉得很有趣,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疤痕都被隐藏起来了。我从不谈论任何医学上的事情, 因为那就等于承认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相是我隐藏了很久的东西, 我只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

除了手术和感染之外, 最让我痛苦的是, 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被人排斥, 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皮囊感到舒适。事实证明, 我们越是分享自己的经历, 别人就越容易考虑到我们的故事, 也就越容易对我们更友好。所以, 下次你想拿别人的身材或体型开玩笑的时候: 请不要。

//



Mari (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性别), 22岁, 来自加那利群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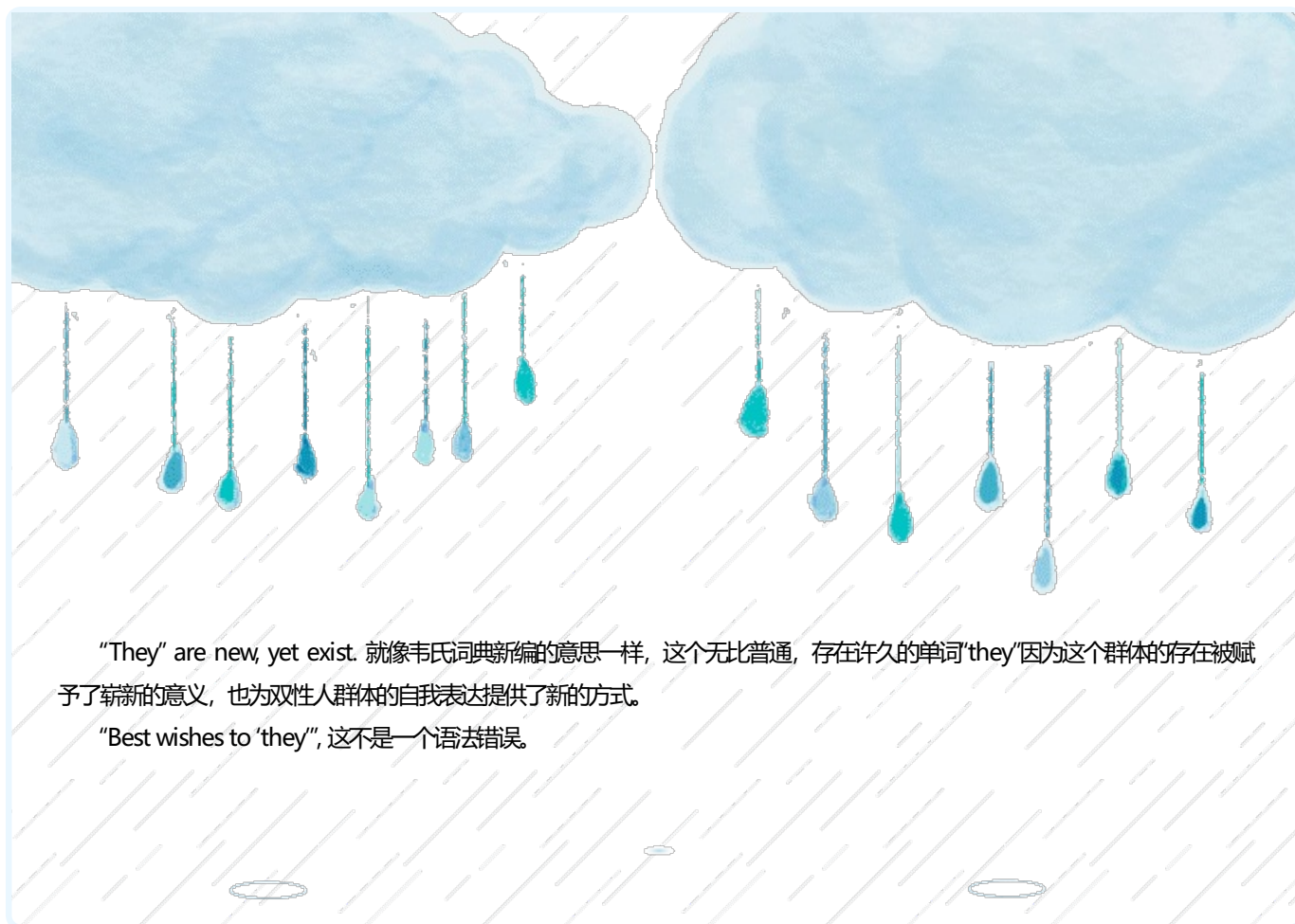
我的故事是从我进入青春期后开始的。我不知道我是不一样的，直到我开始发展出与出生时被归类为男性的人更接近的特征，而不是像我这样出生时被归类为女性的特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来过月经。我没有发育出乳房，尽管我的两个姐姐都发育出了DD罩杯。但我确实有其他方面的发育。我的皮肤变得很油腻。我和我爸爸上高中的时候一样，长了很多痘痘。我的身体和面部的毛发比我哥哥的还要浓密和黑。

我自己从来没有被这些变化困扰过，但我的医生们对我的身体感到困惑，并对我没有像他们期望的“正常女孩”那样发育感到不舒服。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我不想要的治疗：用激素阻断药物来抑制我的自然睾丸激素水平。有些孩子确实长成了雌雄同体的女性，可能想通过阻断睾丸激素来防止变化，比如体毛变粗等。我意识到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当不断有人告诉我应该从医学上改变自己的身体时，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舒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羞愧。我不知道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群体存在，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没有医学干预的情况下，也确实幸福地存在。一旦我知道了“双性人”这个词，并开始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社区，我不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我接受我的身体是美丽的，也是衡量人类的多样性的标准。我开始感到更有信心了。并非所有的双性人都需要手术。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身体体验可能属于双性人来说，我的建议是探索双性人社区和身份认同。你只有认识和理解才能获得。



结语



"They" are new, yet exist. 就像韦氏词典新编的意思一样, 这个无比普通, 存在许久的单词"they"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 也为双性人群体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式。

"Best wishes to 'they'", 这不是一个语去错误。

译者 | 小周&机器人

排版 | Lily

